



UNODC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世界毒品报告 2009

内容提要



药物管制（1909 年始于上海）的第一个世纪之末，正值联大特别会议十年期（于 1998 年由大会毒品问题特别会议发起）结束。这些周年纪念引发了对禁毒政策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思考。反思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重申非法药物仍然危害着人类健康。正因如此，毒品受到管制且仍然应当受到管制。会员国牢记上述认可，申明对建立了世界禁毒制度的联合国各项公约予以明确的支持。

与此同时，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经强调指出了药物管制显然在无意中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这预示着有必要对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讨论。最近，在政界人士、新闻界甚至公众舆论中间，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样的声音：药物管制毫无成效。这种声音虽然有限，但却在日益增强。目前传播的音量仍在不断加强，这种信息传播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这一公开讨论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以偏概全的，其解决办法也过于简单。但讨论的核心内容突出表明有必要评价现行办法的有效性。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根据我们的数据研究了这一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虽然需要进行改革，但这些改革应当有利于采取不同手段保护社会不受毒品侵害，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放弃这类保护措施。

A. 关于取消药物管制的讨论涉及哪些内容？

一些支持取消药物管制的论点的依据有：(一)经济原因，(二)健康原因，(三)安全原因，还有的是上述原因的结合。

一. 毒品合法化的经济论点是，毒品合法化可创造税收。这一论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因为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国家行政当局正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合法化与税收论是与道德和经济相悖的。它建议的是对一代又一代（陷入毒瘾的）边缘化群体实行非正常的税收以刺激经济复苏。这一派人是否也赞成将人口贩运等其他似乎难以消除的犯罪变成合法化并对其征税？当今已有几百万奴隶，他们一定会创造大量税收以拯救倒闭的银行。这种经济论所依据的财政逻辑也难以言之成理：（由于执法开支降低）药物管制费用是减少了，但（由于毒品消费增加）公共卫生开支却会大大

提高，两者相抵。这番劝说的寓意是：不要因为罪恶的交易难以管制就将其合法化。

二. 还有人辩称，合法化之后，由于国家对毒品市场的规范，可避免（毒品流行这一）健康危害。这种论点也是天真而目光短浅的。首先，（对于任何事）管制越严，出现的相应（非法）市场就越大，也越迅速——因此这一概念不成立。其次，有能力采取这种复杂的管制措施的只有少数（富裕）国家。那么其他（大多数）人呢？支持毒品的说客可以享受戒毒治疗，为什么要为了他们发出的自由主义言论而在发展中世界放纵毒品流行？毒品造成危害不是因为受到了管制——毒品受到管制是因为它造成危害；无论吸毒成瘾者是美貌的有钱人还是遭受遗弃的穷人，毒品都会对他们造成危害。

毒品统计数字不断发出的信息是有力而明确的。过去增长失控的情况已经平息，1990 年代的毒品危机似乎已经得到控制。本 2009 年度报告提供了进一步证据，证明毒品（鸦片和古柯）种植情况稳定或有所减少。最重要的是，阿片剂的主要市场（欧洲和东南亚）、可卡因的主要市场（北美洲）和大麻的主要市场（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正在萎缩。令人关切的是，合成兴奋剂的消费量有所提高，特别是在东亚和中东，尽管发达国家的用量正在降低。

三. 最严重的问题是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如上所述，主管当局所管制的所有市场活动都会产生相应的非法交易。由于药物管制，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宏观经济规模的非法市场，利用暴力和腐败来缓和供需关系。因此有批评者说，如果毒品合法化，有组织犯罪将失去最能生财的活动。

且慢。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十分清楚黑手党式国际贩毒组织所造成的威胁。我们对毒品市场价值的评估工作（2005 年）前所未有。本办公室还首次就向西非和东非、加勒比、中美洲和巴尔干等区域的国家贩运毒品的威胁敲响了警钟。我们藉此强调了有组织犯罪对安全造成的威胁，这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目前定期处理的问题。

我们发起了这次毒品/犯罪问题辩论，并对此作了广泛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关于与毒

品有关的有组织犯罪的论点言之有理。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我促请各国政府毫不延迟地重新调整政策组合，使之更加严格地控制犯罪，同时不放松对毒品的管制。换言之，虽然犯罪论没有错，但提出这一论点的人得出的结论有缺陷。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计算的不是豆子：我们计算的是人命。经济政策是计算豆子（金钱）和进行权衡取舍的艺术：如通货膨胀与就业、消费与储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而人命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对人的生命作取舍，便注定会侵犯一些人的人权。如果关系到健康和安全，便不可交换，没有替代品：现代社会也能够坚定不移地保护这两种资产。

我呼吁全世界从事人权事业的勇士们协助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促进吸毒成瘾者的健康权：一定要为他们提供援助并使他们重返社会。成瘾是一个健康问题，成瘾者不应被关押、枪毙，或按照提出这一论点的人所建议的，为了减少黑手党式国际集团所造成的安全威胁而被舍弃。当然，黑手党式国际集团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我们的意见如下。

B. 改善政策组合

2009 年我向麻醉药品委员会和犯罪问题委员会提交了题为“有组织犯罪及其对安全的威胁：应对禁毒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后果”的报告，¹其中的主题是犯罪/毒品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一问题十分重要，我们在本年度报告的专题性章节中专门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以下是其中的要点。

首先，执法重点应当从吸毒者转向贩毒者。吸毒成瘾是一个健康问题：吸毒的人需要医疗帮助，而不是刑事处罚。必须关注重度吸毒者。他们消费的毒品最多，对自身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同时给黑手党式贩毒集团带来的收入也最多。与监禁相比，戒毒法庭和医疗援助更有可能建设更为健康安全的社会。我呼吁会员国努力实现普及戒毒治疗这一目标，作为拯救生命和减少毒品需求的承诺：随之而来的将会是需求降低，以及与之相伴的犯罪收入的降低。今后几年让我们向这一目标努力，然后在会员国下次开会审查禁毒政策有效性时

(2015 年) 对其有益影响进行评估。

第二，我们必须结束失控城市的悲剧。毒品交易和其他犯罪一样，大多发生在城市中受犯罪集团控制的区域。如果治理跟不上城市化的步伐，这一问题将来会在巨型城市中更加恶化。然而，逮捕个人并没收他们自己吸食毒品就像拔草一样——今天拔了明天还会长。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处理我们城市中的贫民区和无人管理的区域的问题，办法是修复基础设施并投资于人——特别是利用教育、就业和体育运动帮助容易受毒品和犯罪影响的青年人。贫民区不会制造吸毒者和失业者：往往是吸毒者和失业者制造了贫民区。而黑手党式的组织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各国政府必须单独或集体运用反对非公民社会的国际协议。也就是批准和适用《联合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以及打击贩运人口、枪支和移民的相关议定书。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尚未严肃对待这些国际义务。贫民区居民正在受苦，非洲正在遭受侵袭，毒品卡特尔威胁着拉丁美洲，黑手党式集团渗透到破产的金融机构，而缺乏经验的谈判人员却一直在这些公约的缔约方会议上为官僚程序以及包容广泛性、所有权、综合性和无排序等晦涩的概念争论不休。《巴勒莫公约》和《马德里公约》生效多年后，执行工作仍有很大欠缺，以至于目前一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自己的选择而面临着犯罪问题。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糕的是，事实上脆弱的邻国付出的代价往往更大。

我们各国可以做出更多努力应对有组织犯罪的野蛮力量：黑手党式集团借以运作的环境也必须得到处理。

- 在银行间借贷枯竭的时期，洗钱活动猖獗起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为防止利用金融机构清洗犯罪资金而制定的建议今天多数被置若罔闻。银行家似乎相信，在各大银行纷纷倒闭的时期，没有发臭的钱。诚实的市民在经济困难时期挣扎求生，不明白犯罪所得为什么没有被没收，反而变成了豪华物业、轿车、游艇和飞机。
-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形涉及人类的最大资产之一：互联网。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经营业务、通信、进行研究和娱乐的方式。但网络已经被犯罪分子

¹ E/CN.15/2009/CRP.4-E/CN.7/2009/CRP.4;
<http://www.unodc.org/unodc/en/commissions/CCPCJ/session/18.html>

(和恐怖主义分子)变成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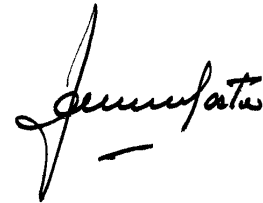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目前犯罪率居高不下,但进行新的国际安排打击洗钱和网上犯罪的呼声仍然得不到回应。在这一过程中,禁毒政策却遭到指责和破坏。

C. 双重拒绝

总而言之,跨国有组织犯罪决不会因为毒品合法化而停止。黑手党的钱箱同样还有其它财源:贩运枪支、人口及人体器官,造假和走私、诈骗和放高利贷、绑架和海盗、侵害环境(非法砍伐、倾倒有毒废物等)。上文讨论的毒品/犯罪取舍论无异于继续追踪以前的毒品合法化议程,这是支持毒品的说客持续鼓吹的(注意支持这一论点的人不会将其扩大到武器问题上,他们说,武器管制实际上应当加强并扩大范围:也就是说,拒绝枪支,接受毒品)。

迄今为止,毒品合法化议程已经受到了我们社会大多数人强烈的反对,卓有成效。但必须改革打击犯罪的政策。只拒绝毒品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同样坚决地说:拒绝犯罪。

一举两得,增进安全和健康别无选择。终止药物管制将铸成大错。当前对有组织犯罪所造成的安全威胁视而不见同样是灾难性的。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执行主任
安东尼奥·马里亚·科斯塔
(签名)

总论

2008 年，可卡因和海洛因产量有所降低，令人鼓舞。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受影响的国家合作，每年在大量生产这些毒品的国家进行作物调查。这些调查显示，阿富汗罂粟种植减少了 19%，哥伦比亚古柯种植减少了 18%。其他生产国的趋势有升有降，但都不足以抵销这两个主要生产国的下降数量。尽管数据不够完备，不足以准确估计全球鸦片和古柯产量减少了多少，但几乎可以肯定，实际上确有减少。

其他非法药物的产量较难跟踪，吸毒情况的有关数据也很有限。但对大麻、可卡因和阿片剂的世界最大市场中的吸毒者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市场正在萎缩。最近对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年轻人的调查称，这些区域吸食大麻的现象似乎正在减少。来自世界最大的可卡因消费区域——北美洲——的数据显示，数量有所降低，欧洲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来自传统吸食鸦片的东南亚国家的报告也显示，该区域吸食鸦片的现象可能正在减少。西欧吸食海洛因的现象似乎保持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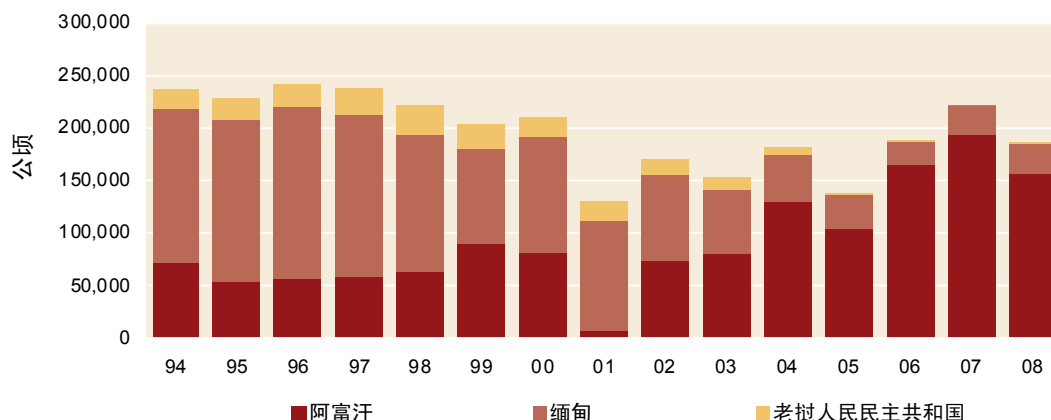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有一些迹象表明，全球的苯丙胺类兴奋剂问题正在日益严重。全球缉获量正在上升，有苯丙胺类兴奋剂生产的国家越来越多，生产地点和工艺各不相同。2007 年全球缉获量中将近 30% 来自近东和中东，这些区域吸食苯丙胺的情况可能也很严重。甲基苯丙胺前体越来越多地被贩运到中南美洲，以便为北美市场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当地的吸食情况似乎也在增加。在东亚，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市场很大，可能仍在增长。但是，苯丙胺类兴奋剂的有关信息特别模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进行协调努力，以改进对该领域趋势的监测工作。

当然，所有这些市场都是秘密的，要跟踪变动情况需要使用各种估算办法。信息十分缺乏，发展中世界尤其如此，而且在许多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也很高。本年度的《世界毒品报告》首次明确表示了不确定性的程度，列出一个范围区间而非定点估计数。由于这一变动，要比较本年度的估计数和往年《世界毒品报告》的估计数就比较复杂，但这是向提供准确估计数迈出的不可或缺的一步。²

在古柯和罂粟的种植方面，不确定性最低，因为在一些产量大的国家进行了科学作物调查。还作了作物产量科学研究，但对这些毒品产量的确定性低于毒品作物种植。合成药物和大麻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因而对其产量了解较少。贩运方式是通过缉获信息体现的，这种综合指标既反映了基本流动情况，也反映了相应的执法行动情况。关于吸毒的数据来自调查和治疗信息，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收集了这类信息。各种毒品类型和各区域的吸毒情况不确定的程度也不统一。例如，上年苯丙胺类兴奋剂和大麻吸食者的估计数与阿片剂和可卡因吸食者的估计数相比确定性较低；对欧洲和南北美洲吸毒情况了解较多，对非洲以及亚洲一些地区的吸毒情况了解较少。

² 在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一个高级别部分会议签发了《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其中断言政策必须以证据为基础，可靠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过去十年中关于毒品的数据在质量上已有所改进，但数据仍存在很大缺陷。会员国通过了一项关于改进数据收集、报告和分析工作的决议，并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审查数据收集工具和报告系统。其中将包括举行政府间专家磋商会议并提出修改后的整套调查工具，供委员会 2010 年 3 月审议。关于这一决议以及高质量信息重要性的更多细节，见“特别专题”一节。

主要罂粟种植国的罂粟种植量（公顷），1994-2008年



全球毒品生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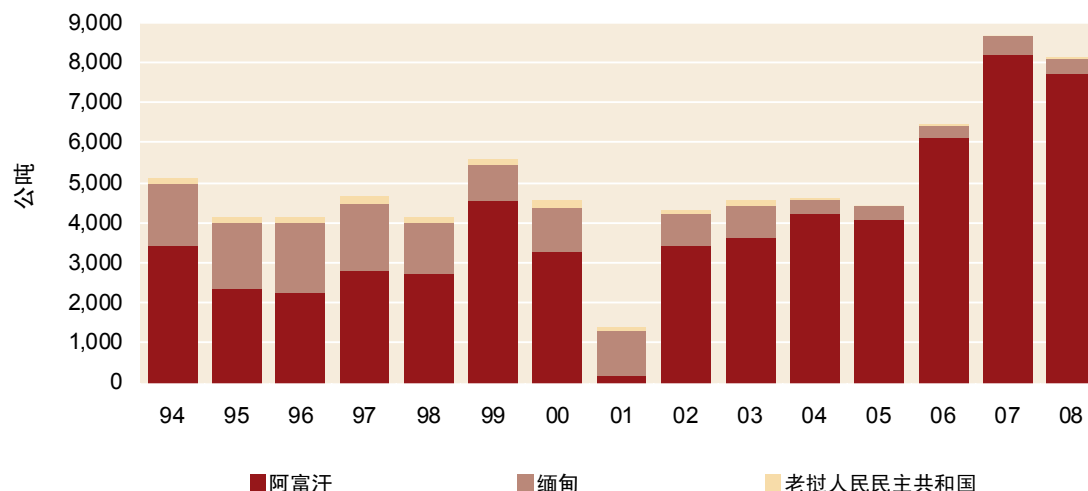
阿片剂

2008年，主要罂粟种植国的罂粟种植面积下降到189,000公顷，比上年减少16%，主要是因为阿富汗的种植面积大量减少。缅甸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种植量大约与2007年持平。因此，非法罂粟种植的主要所在国的潜在鸦片总产量比上年有所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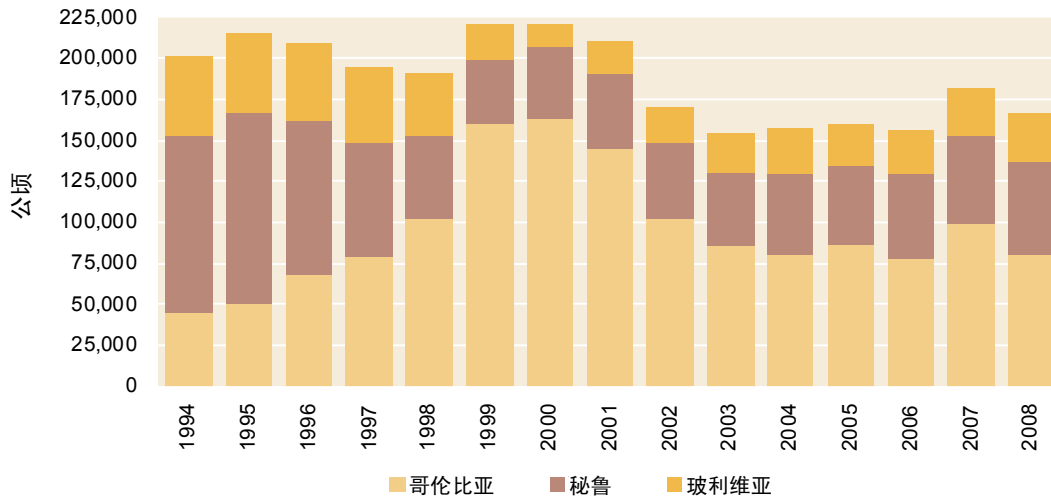
在阿富汗，罂粟种植仍然主要集中在南部省份，该国中部和北部又有一些省份完全消除了罂粟种植。2008年罂粟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二—100,000公顷以上—位于南部的赫尔曼德省。根除罂粟的活动虽大为减少，但种植面积仍然从2007年的19,047公顷缩减到2008年的5,480公顷。

缅甸报告罂粟种植面积为28,500公顷。同过去一样，罂粟种植大量集中于该国东部的掸邦。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北部省份有少量罂粟种植。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边境地区约有2,000公顷罂粟，与过去五年中报告的种植量相差无几。

主要种植国的鸦片产量（公吨），1994-2008年



全球古柯树种植情况（公顷），1994-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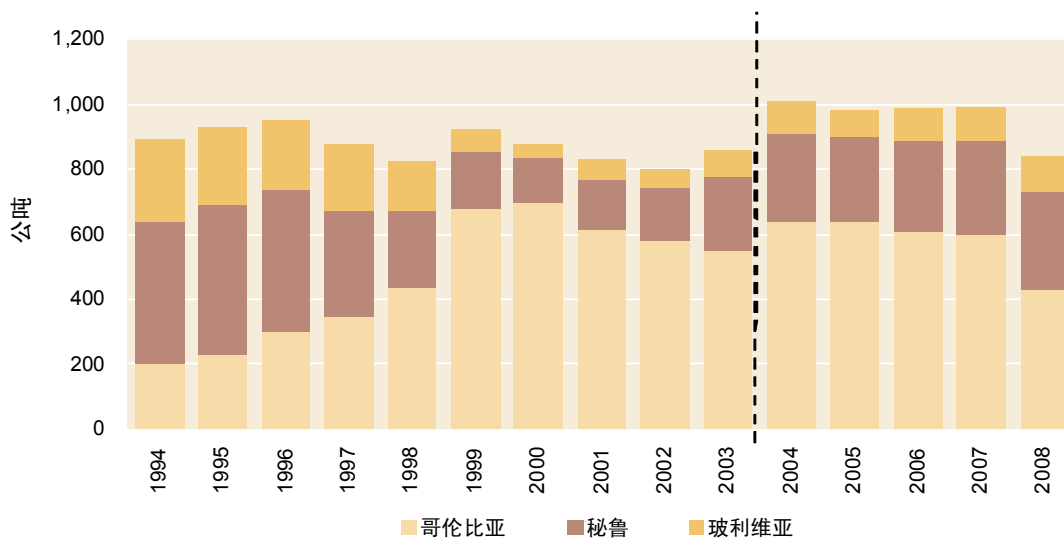


2008 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仍然很高。据估计，潜在鸦片产量约有 7,700 公吨（区间范围 6,330 至 9,308 公吨）。据认为其中约有 60% 在该国制成吗啡和海洛因。阿富汗生产的可供出口的吗啡和海洛因约为 630 公吨（区间范围 519 至 774 公吨）。总产量中将近 40% 以鸦片形式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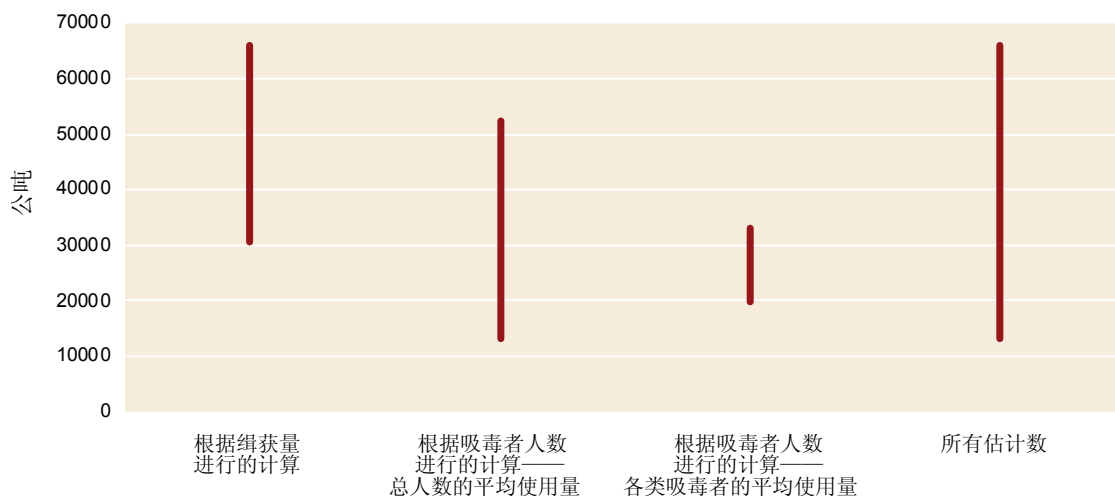
可卡因

2008 年，古柯种植尽管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和秘鲁略有增加（分别为 6% 和 4%），但总面积降低了 8%，原因是哥伦比亚有大幅减少（18%）。古柯种植面积下降至 167,600 公顷，接近 2002 至 2008 年古柯种植的平均面积，大大低于 1990 年代达到的水平。哥伦比亚尽管本年度有所减少，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古柯树种植国，种植面积为 81,000 公顷，其次是秘鲁（56,100 公顷）和玻利维亚（30,500 公顷）。据估计，从 2007 到 2008 年，全球可卡因产量从 994 公吨降至 845 公吨，降幅为 15%。下降的原因是哥伦比亚可卡因产量大幅下降（28%），没有被玻利维亚和秘鲁上升的数量所抵销。

全球可卡因产量（公吨），1994-2008年



全球大麻药草产量估计范围，按估算办法分列



大麻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大麻种植，而且室内室外皆可生产，因此估计全球大麻种植面积的工作要复杂得多。2008 年大麻室外生产总面积估计在 200,000 公顷和 642,000 公顷之间。大麻药草总产量估计为 13,300 公吨到 66,100 公吨，大麻树脂产量估计为 2,200 公吨到 9,900 公吨。由于估算种植面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可能像阿片剂和可卡因那样给出更为确切的数据。

苯丙胺类兴奋剂

同大麻一样，苯丙胺类兴奋剂几乎可在任何地方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自 1990 年以来，据报告全世界有 60 多个国家有苯丙胺类兴奋剂生产，而且生产国逐年增多。2007 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苯丙胺族药物³的产量为 230 公吨到 640 公吨；摇头丸类毒品⁴的产量约为 72 公吨到 137 公吨。

生产地点的变化——通常是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表明了犯罪组织能够如何利用较脆弱的国家。此外，随着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兴趣逐渐增加，不断出现了一些行动，在规模和复杂程度上都是以前无法想像的。

全球贩毒趋势

阿片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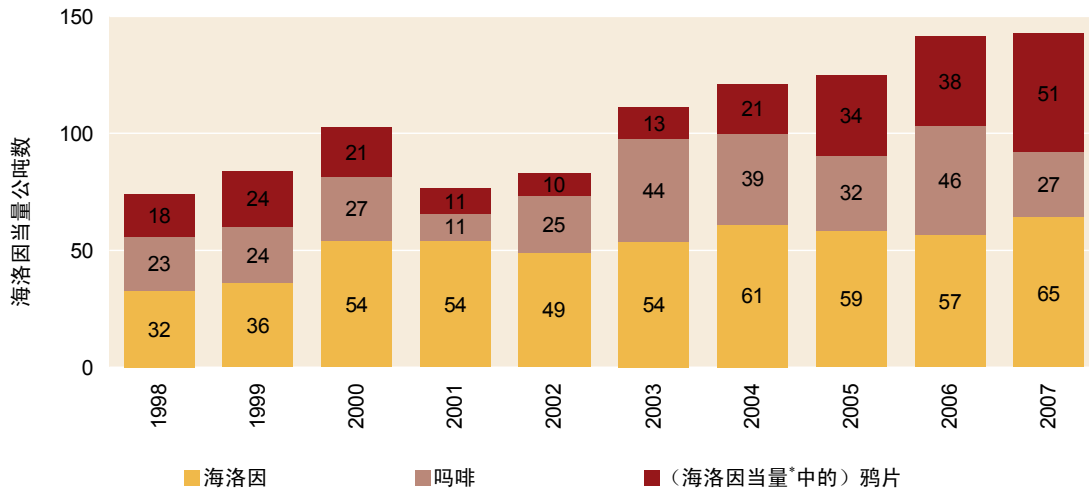
2007 年，鸦片和海洛因的缉获量分别增加了 33%和 14%。这反映出阿富汗鸦片产量居高不下，其中还可能包括 2005 年以后的积存货，因为 2005 年全球鸦片产量超过了全球消费量。但吗啡的缉获量减少了 41%。阿片剂的总缉获量在 2007 年虽保持稳定，但数量较大，将近 1998 年的 2 倍。

³ 苯丙胺族物质主要包括甲基苯丙胺和苯丙胺，也包括一些非指明的苯丙胺族物质（例如出售的药片 Captagon、甲卡西酮、芬乃他林、哌醋甲酯等），但其中不包括名义上属于摇头丸类毒品的物质。

⁴ 摇头丸类毒品主要包括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含有亚甲二氧基苯丙胺和甲基乙二醇胺/3, 4 亚甲二氧基乙基苯丙胺。但会员国往往因为法医能力有限而搞不清被认为是“摇头丸”（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的药片的实际成分。

全球阿片剂缉获量，以海洛因当量*表示，按物质分列，1998-2007 年

* 所依据的转换率为10公斤鸦片等于1公斤吗啡或1公斤海洛因。
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年度报告调查表数据/DEL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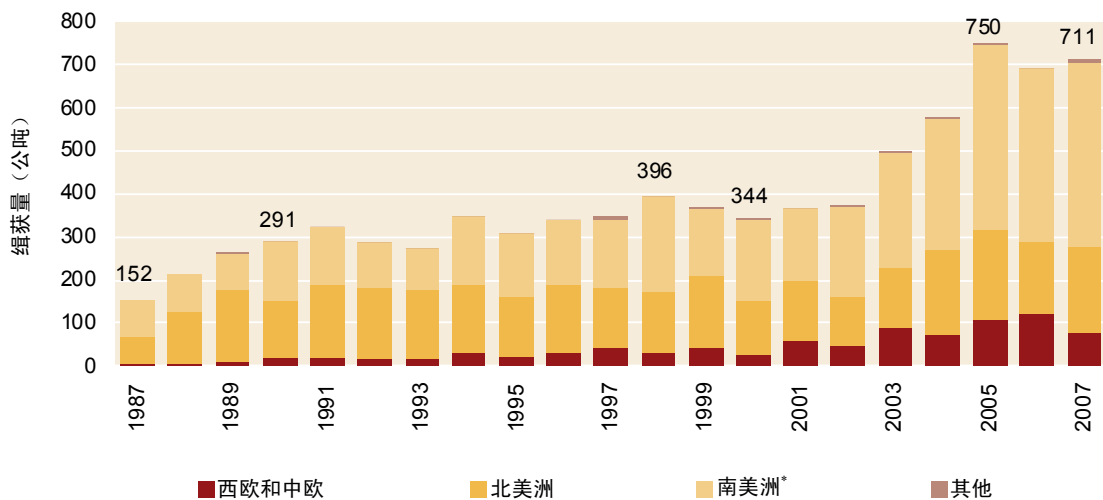


可卡因

经过五年的增长之后，可卡因缉获量在 2006 年有所降低，2007 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2005-2007 年期间为 5%）。这与产量趋稳相一致。2008 年，贩往世界最大可卡因消费市场北美洲的货运量大大降低。这反映在迅速提高的价格和不断下降的纯度上。另据联合王国报告，2008 年可卡因纯度也有所降低。

全球可卡因缉获量，1987-2007 年

* 包括加勒比和中美洲。
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年度报告调查表数据/DEL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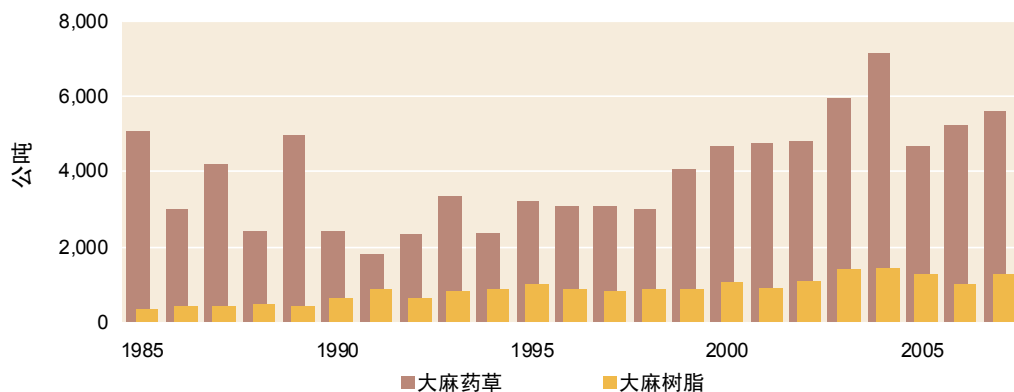
大麻

2007 年大麻药草的总缉获量达 5,557 公吨，比上年增加了 7%左右。大麻树脂缉获量增至 1,300 公吨，增幅约为 29%。此外，2007 年还缉获了少量大麻油（相当于 418 公斤）。与 2006 年相同，

2007 年缉获的大部分大麻药草是墨西哥（占世界总量的 39%）和美国（26%）报告的。大麻树脂缉获量增加，大部分是因为西欧和中欧有大幅增加，该区域的缉获量与 2006 年相比增加了 33%。

大麻药草和树脂缉获量（公吨），1985-2007 年

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年度报告调查表/DEL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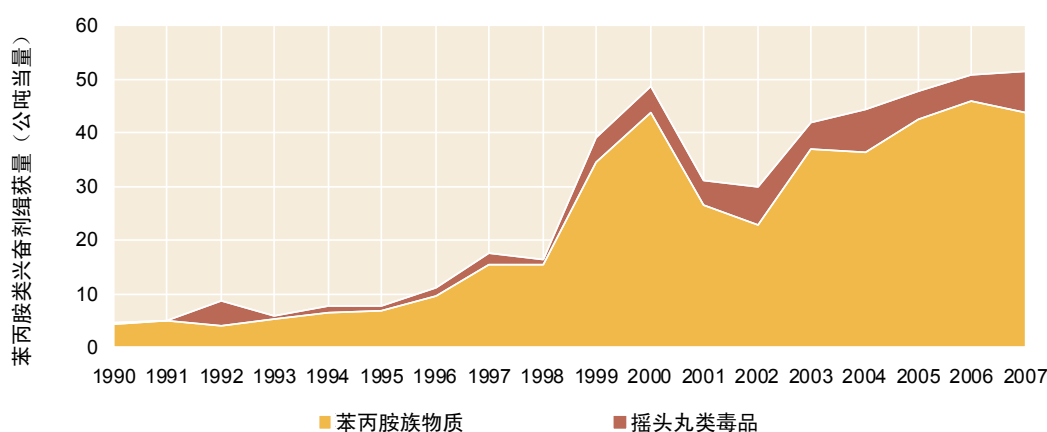


苯丙胺类兴奋剂

全球苯丙胺类兴奋剂缉获量继续增加，2007 年总量接近 52 公吨，比 2000 年达到的最高量还多 3 公吨。⁵所缉获的苯丙胺类兴奋剂主要是苯丙胺族物质，占缉获总量的 84%，其中甲基苯丙胺所占比例最大。2007 年摇头丸类毒品的缉获量大幅上升（占苯丙胺类兴奋剂缉获总量的 16%）；据注意到，在一些大型市场上都有显著增加。苯丙胺类兴奋剂物质贩运最常见的是区域内贩运，因而所跨国界较少，但用于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材料的前体化学品仍然在全世界范围贩运。这些化学品通常是从南亚、东亚和东欧大麻药草 去生产中挪用的。

全球苯丙胺类兴奋剂缉获量，1990-2007 年

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年度报告调查表数据/DELTA；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及太平洋毒品信息网；政府报告；世界海关组织，《2007 年海关与毒品报告》（2008 年，布鲁塞尔）及往年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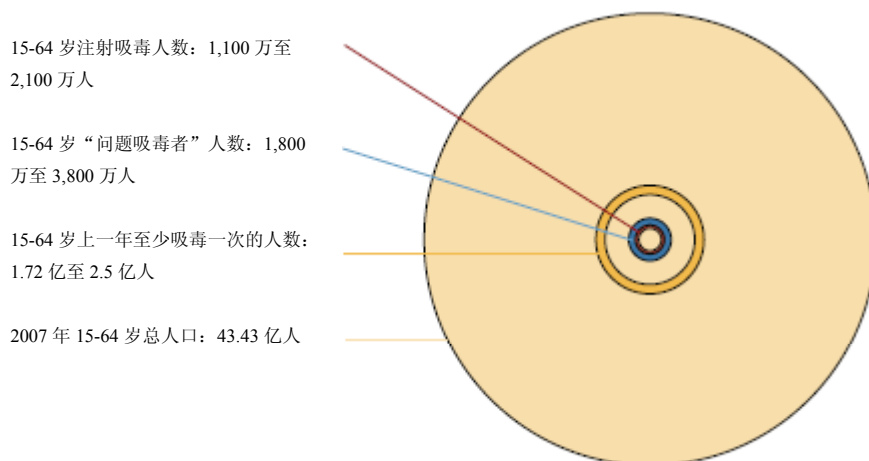
⁵ 为标准化起见，以公斤、公升和剂/单位/丸/片为单位报告的缉获量一律转换为公斤当量：使用的假定是一剂“摇头丸”平均含有 100 毫克精神活性成分（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一剂苯丙胺/甲基苯丙胺含有 30 毫克活性成分；1 公升相当于 1 公斤。

全球毒品消费趋势

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2007 年有 17,200 万至 25,000 万人至少使用了一次非法药物。⁶但这些庞大数字包括许多偶然使用者，可能一整年里只试过一次毒品。因此必须另行估计重度吸毒者或“问题”吸毒者的人数。这一群体的消费量在毒品的年度使用量中占绝大部分；他们很可能对毒品有依赖性，治疗会对他们有益，对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的许多影响很可能与他们的吸毒量有关。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所作的估计表明，2007 年 15-64 岁的问题吸毒者在 1,800 万和 3,800 万之间。

不同的毒品对不同区域造成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例如，在非洲和大洋洲，因大麻问题接受治疗的人比因其他任何毒品接受治疗的人多（非洲为 63%；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47%）。相比之下，在亚洲和欧洲，治疗所针对的主要毒品是阿片剂（分别为 65%和 60%）。可卡因在北美洲（34%）和南美洲（52%）比在其他地区盛行；苯丙胺类兴奋剂较为盛行的区域是亚洲（18%）、北美洲（18%）和大洋洲（20%）。自 1990 年代后期以来，在欧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大麻戒毒治疗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目前在南北美洲，因使用苯丙胺类兴奋剂而进行戒毒治疗的所占比例超过往年。许多会员国正在努力扩大范围，应对本国公民中的依赖性吸毒问题；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已经开展了联合方案工作，以提高全球戒毒治疗的质量和能

全球非法药物使用情况



阿片剂

据估计，2007 年全球范围至少使用过一次阿片剂的人数约在 1,500 万和 2,100 万之间。⁷据认为全世界吸食阿片剂的总人数中有半数以上居住在亚洲。使用量（按 15-64 岁人口中所占比例计算）最大的在阿富汗附近的主要贩毒沿线上。从治疗上看，阿片剂仍然是世界上造成问题的主要毒品。从经济上说，欧洲的阿片剂市场是最大的，西欧许多国家的使用量似乎保持稳定，但据报告东欧一直有所增长。

⁶ 关于进行这些估计所用方法的更多详细情况，见下文的“特别专题”一节和“方法”一节。

⁷ 特别是在中国等大国，由于缺乏关于吸毒量的确证数据，很难准确掌握吸毒者的人数。如果只对一个区域人口的一小部分做了直接估计，那么该区域吸毒者人数的估计范围显然会很大。对分区域和区域进行估计的条件是，已公布了其中至少两个国家的直接估计数，且涵盖该区域或分区域 15-64 岁人口的 20%以上。在估计没有已公布估计数的国家的范围时，使用了同一分区域/区域其他国家的估计数。更多详细情况见下文的“方法”一节和“特别专题”一节。

可卡因

据估计，2007 年至少吸食过一次可卡因的总人数在 1,600 万和 2,100 万之间。最大的市场仍然是北美洲，其次是西欧和中欧以及南美洲。据报告北美洲的可卡因使用量显著下降，特别是美国，尽管在绝对数量上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可卡因市场。2007 年美国约有 570 万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吸食过一次可卡因。经过近几年的强劲增长后，在西欧国家进行的一些调查首次显示了稳定的迹象，但南美洲的可卡因使用量似乎仍在增长。在一些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西部和南部的国家，可卡因使用量似乎正在增加，不过这方面的数据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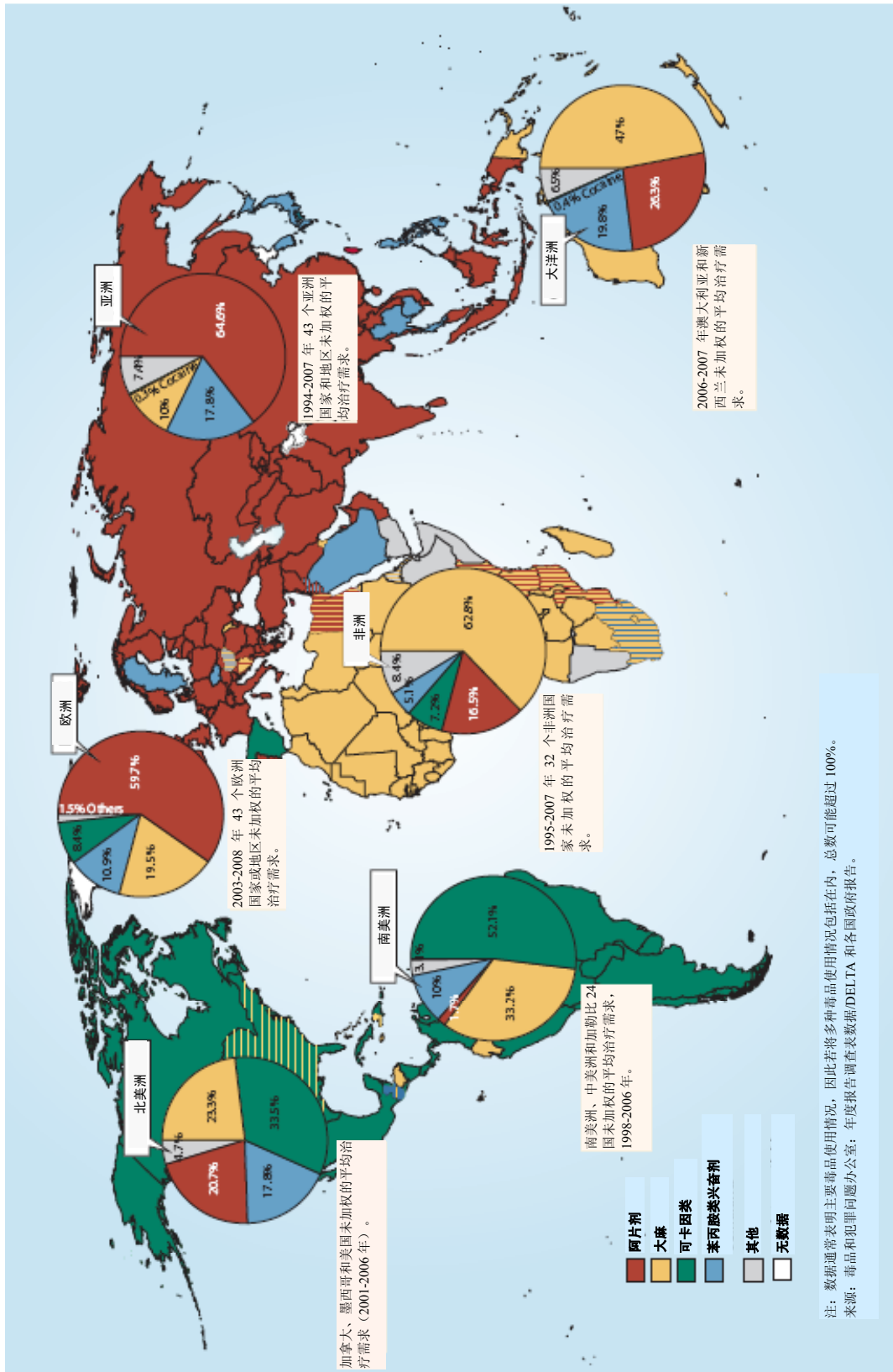
大麻

2007 年全球至少吸食过一次大麻的人数约在 14,300 万和 19,000 万人之间。使用量最大的仍然在北美和西欧的既有市场，但最近的研究发现，有迹象表明发达国家特别是年轻人的使用量正在降低。

苯丙胺类兴奋剂

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2007 年 15-64 岁至少使用过一次苯丙胺族物质的人数在 1,600 万和 5,100 万之间；全世界至少使用过一次摇头丸类毒品的人数大约在 1,200 万和 2,400 万之间。与可卡因和海洛因相比，这些数字的区间范围要大得多，因为对这一毒品类型的使用和生产情况十分不确定。东亚和东南亚吸食苯丙胺族物质的人主要吸食的是甲基苯丙胺。所售的名为 Captagon 的药片往往含有苯丙胺，在近东和中东各地使用。在欧洲，吸毒者主要吸食苯丙胺，而北美洲的兴奋剂使用者约有半数吸食甲基苯丙胺。

(从提供的治疗中反映的) 造成问题的主要毒品, 2007 年 (或有资料可查的最近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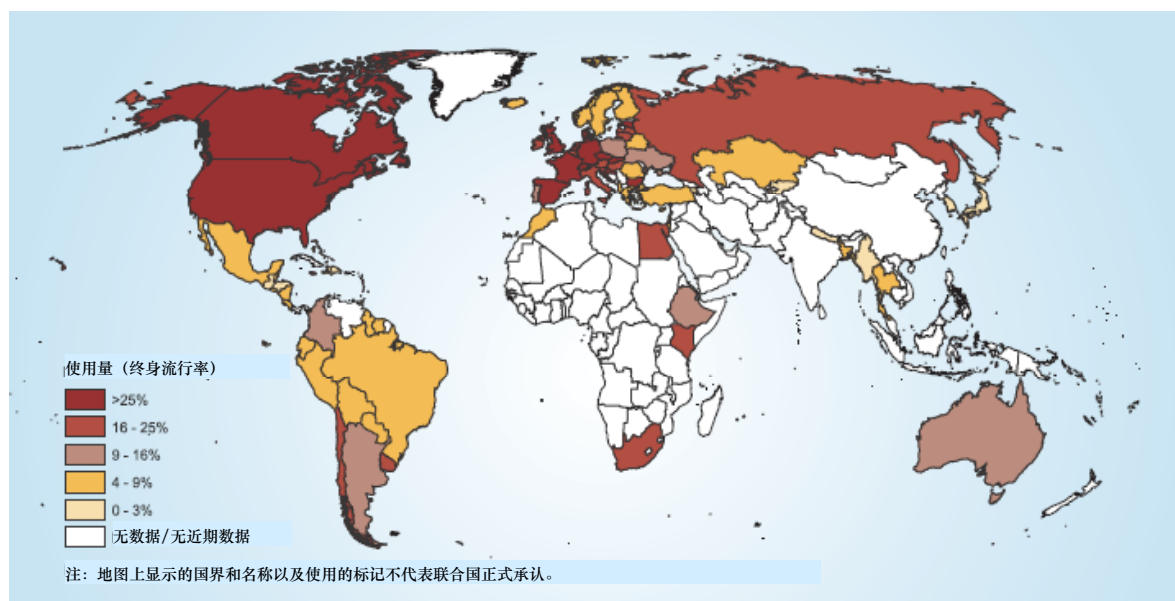


注: 数据通常表明主要毒品使用情况, 因此若将多种毒品使用情况包括在内, 总数可能超过 100%。
来源: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年度报告调查数据/DELTA 和各国政府报告。

区域/分区域	过去一年大麻使用者		过去一年阿片剂使用者		过去一年可卡因使用者		过去一年苯丙胺族物质使用者		过去一年摇头丸使用者	
	人数 (下限)	人数 (上限)	人数 (下限)	人数 (上限)	人数 (下限)	人数 (上限)	人数 (下限)	人数 (上限)	人数 (下限)	人数 (上限)
非洲										
北非	28,850,000 to 56,390,000		1,000,000 to 2,780,000		1,150,000 to 3,640,000		1,390,000 to 4,090,000		340,000 to 1,870,000	
中西非	3,670,000 to 9,320,000		120,000 to 490,000		30,000 to 50,000		240,000 to 510,000		无法计算估计数	
东非	16,110,000 to 27,080,000		550,000 to 650,000		750,000 to 1,320,000		无法计算估计数		无法计算估计数	
南部非洲	4,490,000 to 9,030,000		100,000 to 1,330,000		无法计算估计数		无法计算估计数		无法计算估计数	
	4,570,000 to 10,950,000		230,000 to 310,000		300,000 to 820,000		210,000 to 650,000		210,000 to 400,000	
美洲										
北美洲	41,450,000 to 42,080,000		2,190,000 to 2,320,000		9,410,000 to 9,570,000		5,650,000 to 5,780,000		3,130,000 to 3,220,000	
中美洲	31,260,000 to 31,260,000		1,310,000 to 1,360,000		6,870,000 to 6,870,000		3,760,000 to 3,760,000		2,560,000 to 2,560,000	
加勒比	580,000 to 580,000		20,000 to 30,000		120,000 to 140,000		310,000 to 310,000		20,000 to 30,000	
南美洲	1,110,000 to 1,730,000		60,000 to 90,000		170,000 to 250,000		120,000 to 250,000		30,000 to 130,000	
	8,500,000 to 8,510,000		800,000 to 840,000		2,250,000 to 2,310,000		1,450,000 to 1,460,000		510,000 to 510,000	
亚洲										
东亚/东南亚	40,930,000 to 59,570,000		8,440,000 to 11,890,000		400,000 to 2,560,000		5,780,000 to 37,040,000		3,550,000 to 13,580,000	
南亚	4,110,000 to 19,860,000		2,800,000 to 4,970,000		310,000 to 990,000		4,600,000 to 20,560,000		2,250,000 to 5,950,000	
中亚	27,490,000 to 27,490,000		3,620,000 to 3,660,000		无法计算估计数		无法计算估计数		无法计算估计数	
近东和中东	1,890,000 to 2,020,000		340,000 to 340,000		无法计算估计数		无法计算估计数		无法计算估计数	
	7,440,000 to 10,200,000		1,680,000 to 2,910,000		无法计算估计数		无法计算估计数		无法计算估计数	
欧洲										
西欧/中欧	28,890,000 to 29,660,000		3,440,000 to 4,050,000		4,330,000 to 4,600,000		2,430,000 to 3,070,000		3,750,000 to 3,960,000	
东欧/东南欧	20,810,000 to 20,940,000		1,230,000 to 1,520,000		3,870,000 to 3,880,000		1,590,000 to 1,690,000		2,110,000 to 2,120,000	
	8,080,000 to 8,720,000		2,210,000 to 2,530,000		460,000 to 720,000		840,000 to 1,380,000		1,640,000 to 1,830,000	
大洋洲	2,460,000 to 2,570,000		90,000 to 90,000		340,000 to 390,000		570,000 to 590,000		810,000 to 880,000	
全球估计数	142,580,000 to 190,270,000		15,160,000 to 21,130,000		15,630,000 to 20,760,000		15,820,000 to 50,570,000		11,580,000 to 23,510,000	

年轻人中间大麻终身使用的流行率*

以下地图载有在学校对年轻人的调查所得的信息。不同国家的估计数所涵盖的年龄组（或年级）可能稍有差别，所以数据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地图中每个估计数的详细情况见统计附件（3.6）。



年轻人的吸毒情况

分析年轻人吸毒情况之所以重要，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大多数人是年轻时开始吸毒的，而预防吸毒的活动在年轻人中间目标最明确。其次，年轻人使用非法药物的趋势可显示毒品市场的变动情况，因为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毒品供应的变化或对于社会对吸毒的看法可能会作出较大的反应。第三，据发现，年轻时开始吸毒会对以后的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负面后果。今年对关于世界各地年轻人吸毒情况的研究作了回顾，这是本报告的重点内容。⁸

注射吸毒

注射吸毒在占世界总人口 95% 的 148 个国家均有记录，⁹但这一行为的流行率差别很大。据估计，全世界约有 1,100 万至 2,100 万人注射吸毒。中国、美国、俄罗斯联邦和巴西据估计注射吸毒的人数最多，加起来占全世界注射吸毒总估计人数的 45%。

注射吸毒在世界许多地方造成了艾滋病毒感染率上升，其中包括东欧、南美洲、东亚和东南亚等地的国家。已有 120 个国家报告注射吸毒者中有艾滋病毒感染的情况，不同国家的情况相差很大。据估计，全世界有 80 万到 660 万注射吸毒者感染了艾滋病毒。注射吸毒者呈艾滋病毒阳性的人数最多和密度最大的区域包括东欧、东亚和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在东欧和中亚，艾滋病毒携带者总人数中注射吸毒者占了很大一部分。

涉毒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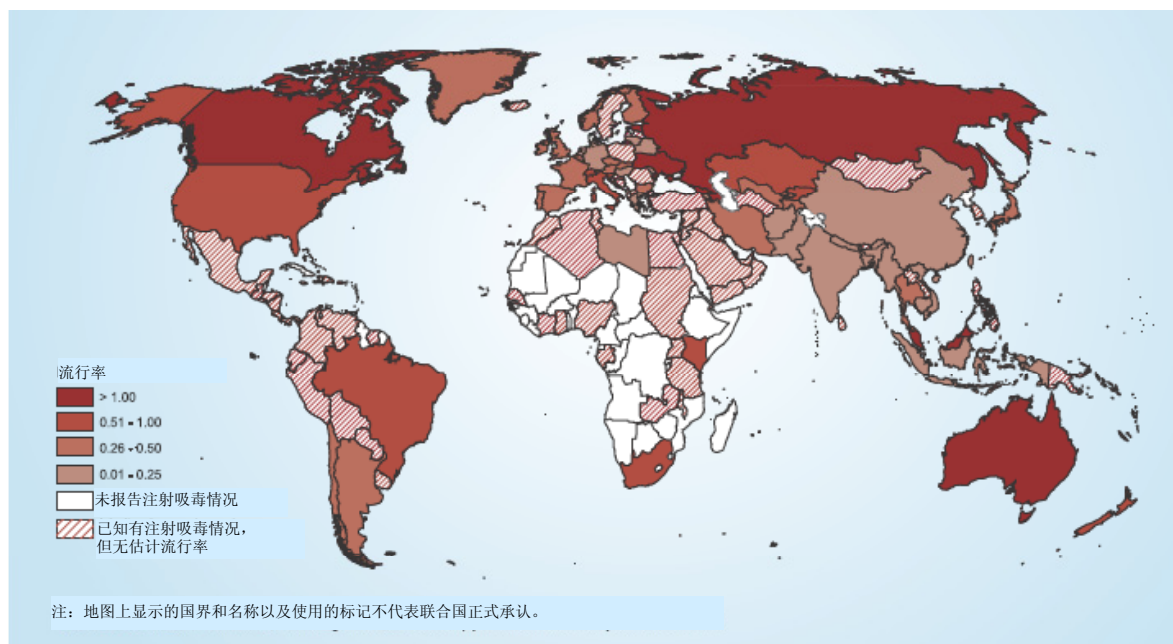
毒品和犯罪密不可分，但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直接的。人们可能会在毒品的作用下犯罪；也可能为了有钱吸毒而犯罪。此外，大多数国家禁止毒品种植、生产、持有、吸食、买卖、经销、进口和出口。关于“直接”犯罪的数字很容易得到，而且可以划为与“个人吸毒”有关的犯罪，以及与贩毒有关的较严重的犯罪。这些数据很重要，不但反映了毒品活动的程度，也反映了禁毒执法行动的程度。¹⁰

⁸ 关于这一回顾的详细内容，见“特别专题”一节。

⁹ 这一资料是联合国艾滋病毒和注射吸毒问题咨询小组编纂、审查和发表的，于 2008 年 9 月刊登于 The Lancet 期刊。更多信息可在 www.iduRefGroup.com 查阅。

¹⁰ 关于这一问题，更多的详细情况见“特别专题”一节。

15-64岁人群注射吸毒的流行率(%)



应对无意造成的后果：药物管制与非法黑市

国际药物管制制度造成了一些意外后果，其中最令人忧虑的是造成了利润巨大的毒品黑市以及其中产生的暴力和腐败。在一些情形下，暴力达到了极端，以至于有人呼吁放弃药物管制制度。但是，这一制度规定受管制物质属非法性质，并使之难以获得，从而保护了千百万人不受药物滥用和毒瘾的有害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世界。因此国际社会有义务管制药物并减少伴随黑市出现的暴力和腐败现象。

药物管制长期以来被作为执法问题对待，传统采用的方法很简单：逮捕违反禁毒法的人并没收他们的毒品。《1988年公约》通过后，扩大了可用于处理毒品市场的手段的范围，确立了处理前体管制、资产没收、洗钱和引渡的机制。除了更好地利用这些机制，还可做很多工作提高禁毒法执行工作的效力和效率，同时减少腐败和暴力现象。

逮捕和监禁的目的是威慑毒品犯罪人员、剥夺他们的犯罪能力并使他们重新做人。对于某些类型的犯罪人员，这并不能很好地达到上述目标，而且如果不加区分地套用，还会浪费稀有资源。特别是，监禁吸毒者几乎毫无效果。对偶尔吸毒者，用轻得多的制裁办法便可阻止；对成瘾者必须通过治疗或暂时释放等办法帮助其戒除恶习。甚至还有鼓励性的干预措施，目的是无需大批逮捕便消除所有街头毒贩。监禁措施应当特别针对暴力犯罪分子，从而有效地使市场更为和平。

这不是说应当忽略吸毒现象。毒品供应中很大一部分是少数吸毒者消费的：他们是成瘾者或问题吸毒者。若以有力的干预措施对毒品市场的这一要素加以医治，便可大大降低贩运分子的利润并减轻其贩毒的动力。所幸的是，全世界吸毒成瘾者似乎有很大一部分在资源丰富且有能力处理这一问题的国家。

一些无人管理的大片地区会产生毒品市场，对这些地区进行清理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地区的很多人几乎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威慑办法难以奏效，但总有在这些地区有经济利益的关键人物。通过迫使真正的责任人承担责任，有可能在社区范围甚至全国范围将这些放任自流的地区带回主流秩序内。这样一来，将可终结公开的毒品市场并限制其扩散，还可把市场从街头团伙的手中夺过来，而街头团伙是涉及与市场有关的暴力最多的集团之一。

除了更有效地执法，其他机关也需要参与以战略性的方式处理毒品问题。这些战略需要针对每一个毒品流及其对特定地区的影响。重点应当是缩减市场而非仅仅遏制特定的个人或集团。需要对这些干预措施进行国际协调，以避免位移效应。但位移本身可在战略上用于引导市场，以减少犯罪和腐败现象。